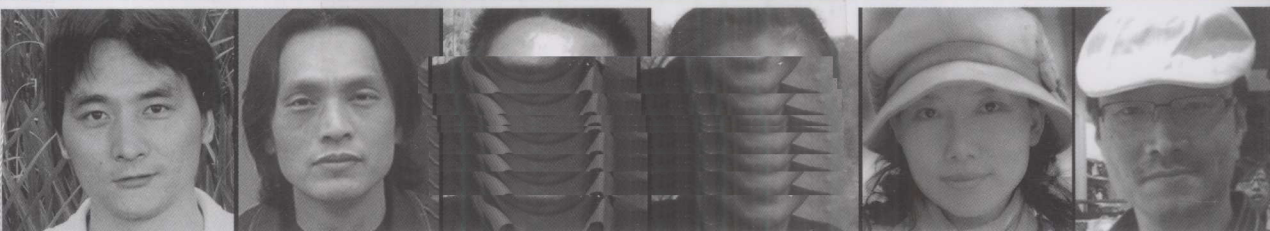


Outstanding Works

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

掌心里的风



中国十大顶级文学期刊编辑

《人民文学》徐则臣 《红豆》黄土路 《西湖》吴玄

《长城》李浩 《十月》宗永平 《花城》李倩倩 《山花》冉正万 《芳草》郭海燕

《收获》走走 《作家》王小王

首次联合推选

执行主编◎王小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编辑 (910) 目 录 编 者 王 小 王

掌心里的风 王小王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.1

(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)

Outstanding Works

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

掌心里的风

执行主编◎王小王

王小王 主编

王小王 主编

地址：北京市
邮编：100000

地址

地址：北京市
邮编：100000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20.5 字数：200千字 印数：20000册
定价：25.00元 邮费：0.50元 印刷：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新 华 书 局 经 销 各 地 分 店 均 有 代 售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掌心里的风/王小王 主编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0. 1

(华语新实力作家作品十年选)

ISBN 978-7-5387-2955-9

I. 掌... II. 王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43027 号

出 品 人 张四季

选题策划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周玉兰

封面设计 孙 俪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掌心里的风

王小王 主编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62

总编办 /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 - 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00 × 1000 毫米 1 / 16 字数 / 565 千字 印张 / 27. 25

版次 /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/ 38. 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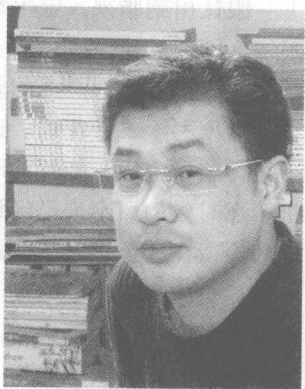
001 胭脂	界 愚
025 失败之书	李 浩
044 刹那记	张 楚
076 巡逻记	李约热
100 溺水手册	林苑中
122 悲江	李凤群
202 地软	温亚军
229 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	了一容
237 春雪	韩松落
247 一个人张灯结彩	田 耳
280 水缸里的月亮	盛 慧
292 跪乳时期的羊	张学东
301 人·狗·狼	俞 胜
307 巧玲珑夜鬼张横	李云雷
318 葬马头	刘玉栋

目 录

329 裤子跑成裙	周 耒
338 白莲浦	陈旭红
373 返乡	周 瑾
387 欧珠的远方	徐 东
393 掌心里的风	郭海燕
422 任性的选择(代后记)	李 浩
	黄土路
	徐则臣
	王小王

胭脂

界 愚



界愚，1970年出生，1999年开始小说创作。部分作品入选各选刊及各年度选本；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并译介到国外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碎日》，中篇小说集《站在到处是人的地方》《罗曼史》等。现居浙江嘉兴。

—

胭脂回家的第三天嫁给了宝生。

婚礼在他们的铺子里举行。没有大花轿，没有证婚人。这是一场迟来的婚礼，到场的除了街坊就是边上几家铺子里的掌柜。宝生从百福楼饭庄里叫来两桌酒席。可壶中的酒还没喝完，街坊与掌柜们一个个起身告辞。他们站在铺子门口又一次拱手作揖，祝新人白头偕老、早生贵子。宝生有点尴尬，摘下呢制礼帽一再挽留，还早，还那么多菜呢。大家都说不早了，早点歇着吧。

胭脂一言不发，站在新婚丈夫身边平静地看着众人离去，仿佛今晚的新娘不是她，而是另一个与她毫不相关的陌生人。这让宝生十分难受，他走到桌边，随手拿起半杯酒，想一饮而尽的，却坐下来看着胭脂说，再吃点吧，别浪费了。

胭脂摇了摇头，转身进了洞房。她坐在梳妆台前，长久地注视着镜子里的自

001

胭

脂

◆

界

愚

己，伸手慢慢地摘掉耳环、珠花，一样一样仔细地放进首饰盒里，然后抓起梳子开始一下一下地梳头。她的头发又浓又密，跟烛光下的阴影浑然一体。

宝生忽然出现在镜子里，胭脂一惊，一下停住手里的梳子，一眨不眨地看着镜子里的新婚丈夫。宝生咧了咧嘴，说，那就早点睡吧。

黑暗中的洞房安静得让人揪心。两人在被子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，宝生才犹豫不决地翻身上去。胭脂在这个过程中还是那样平静。她温和地顺应着丈夫，就像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，眼睛盯着漆黑的房顶。

这一夜胭脂始终没有入睡。快到天亮的时候，她忽然搂住熟睡中的宝生，搂得那么紧，恨不得把整个人都嵌进去。宝生睡意尽消，僵着身体，回应她说，放心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

胭脂不说话，习惯地咬着下嘴唇。三天前，她提着一只紫藤衣箱踏进铺子的那一刻，就是这样咬着下嘴唇，站在宝生面前。那时已近黄昏，夕阳斜掠过对街的屋檐投在门槛内，那样的暗淡与无力。宝生正埋头在案板上熨烫一件缎面旗袍，他还以为来的是顾客，微笑着直起身，却在那只紫藤衣箱上一眼认出胭脂来。宝生举着盛满木炭的熨斗，呆立了好一会儿，扭过头去，看了眼墙上师傅的遗像。

胭脂的父亲穿着长衫马褂，在灰暗的镜框中板着一张瘦脸，就像个严谨的乡绅。他曾经是斜塘镇上最出色的裁缝，能把旗袍上的扣子盘出七十二种花式。这在嘉禾县方圆百里内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他毫不保留地把手艺传给了宝生，临死的时候拉过胭脂的手，把铺子连同女儿一起交到这个徒弟手里。那时候的白泰来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天气热得都听到街上的石板被咯咯地晒裂，他却冷得在床上裹紧了两条棉被。他瞪大眼睛盯着女儿的脸，看到的却是妻子在多年前远去的背影。他的妻子穿着一件碎花旗袍，婷婷袅袅地越走越远，但至死都没在白泰来的思念中消失过。这个酷爱评弹的女人抛夫弃女，此刻正跟随一名说书艺人四海漂泊，靠卖艺为生。

葬礼之后，宝生找出师傅的一件短袖绸衫，改了改穿在自己身上。天是那样热，他穿着绸衫却仍像个学徒，还是一大早起来就打扫铺子，打烊时清理案板。

宝生在肚子里盘算了好几天，才在晚饭时忽然对胭脂说，没个帮手真的不成。他不敢看着胭脂的眼睛，只低着脑袋对着碗里的白米饭，说等成了婚，他就去物色个徒弟来。宝生说，最好是跟过人的，一入秋，活就该忙了。

胭脂不做声，把头转向窗外。泰顺裁缝铺的后窗外是条河。这是斜塘镇唯一通往外界的途径。人们坐船而来，又坐船而去。对岸的每个河埠就是一个码头，整个白天都停满了船，人来客往，热闹非凡。此刻静悄悄的，河水里除了落日的余晖与两岸的倒影外，什么都没留下。

顺着胭脂的目光，宝生望着对岸的河埠，说，人家走了。

胭脂说，走了我也不会嫁给你。

宝生说，这是师傅的嘱托。

胭脂转过脸，说，娶我，你会后悔的。

宝生摇了摇头，不说话，看着胭脂。

好一会儿，胭脂又说，我要找他去。

宝生说，你是疯了。

你娶别人去吧。胭脂说完，站起来，进了自己房里。

第二天黎明，胭脂提着那只紫藤衣箱拉开房门时，宝生就坐在她的房门口，汗流浹背的，显然他一夜未睡。胭脂不说话，连眼睛都没瞥一下，径直穿过天井，在黑洞洞的铺子里最后看了眼墙上父亲的遗像后，一把拉开门。

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寂静的街道，谁也没说话。走到街口时，宝生一把接过那只紫藤衣箱，就像个仆人一样，跟在胭脂身后。到了轮船码头，宝生说，找不着就回来。

胭脂说，不会找不着的，他在等我。

宝生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忽然说，你真像你妈。

胭脂说，放屁。

宝生说，你就当我再放个屁，城里的男人不牢靠。

胭脂沉下脸，一把夺过藤箱，扭身跨上跳板，晃晃悠悠地登上轮船，连头都没回一下。

二

在上海美专的门房里，胭脂见到让她不顾一切的男人。秦树基穿着一件白色的尖领汗衫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，我还有一节课呢。

胭脂说，我等着。

秦树基看了看校园与门外的马路，提起藤箱，把她带到了一家旅馆。他们穿过一条长满法国梧桐的马路，一路上却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两个人走得就像老师领着他的学生。胭脂想不通的是怎么是旅馆，而不是他家里。秦树基关上门就把她抱进怀里。胭脂说，我要去你家里。

秦树基顾不上说话，就像暑假在斜塘客栈里干的，男人都是用行动来代替语言的，也用行动来征服他们的女人。然后才静静地躺下来，用大脑思考。事后，秦树基看着她，说，你不该来。

胭脂说，不来？那我嫁给我师兄了。

秦树基说，现在不是来的时候。

胭脂忽地坐起来，身上的汗水一片油亮。她大声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秦树基一把将她按下，用吻堵住她的嘴。夜色就是在他们的此起彼伏中深沉起来，秦树基穿上衣服带着她去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一直若有所思，在昏暗的灯光下审视眼前这个女人。

胭脂忽然抬起头来，说，你不会是有老婆了吧？

秦树基不说话，胭脂的心一下子沉下去，就像掉进了河里，她只觉得透不过气来。

秦太太是个文静的女人。胭脂见到她时已是秋天。她一把拉住胭脂的手，好像多年没见的亲姐妹，上下打量着她，愉快地说，你真漂亮，难怪他一天到晚都不想回家。

这里是秦树基在美专的员工宿舍里的家。他是油画系里最年轻的教师，精通色彩、线条与造型，可是面对两个女人，却像个自闭的孩子一样沉默不语。而胭脂奇怪的却是自己，怎么没有一点反应？愤怒、哀怨、妒忌，哪怕是伤心、屈辱，胭脂没有一丝感觉。她就像在亲戚家里一样吃了顿晚饭。饭后，秦太太还冲了三杯咖啡，两个女人面对面地坐着，说的都是衣服、头发与先施公司里的化妆品。

秦太太是在胭脂要走时，一把挽住她的胳膊，说，去哪里？这个时候都宵禁了。

窗外，不时有警车鸣着警笛驶过，忽远忽近。这是种听着能让人把心收紧的声音。

秦太太又说，住下吧，就当自己家里。

胭脂一下睁大眼睛，而秦太太的笑容却是那么地亲切与平静，她一扭身拉开柜子，开始忙着给胭脂准备洗漱用品。胭脂把目光慢慢转向秦树基。秦树基站在窗边，从窗帘后面出神地盯在大街上。整个晚上，他几乎都用这个姿势站在窗帘后面，好像楼下的马路上正站着另一个更让他牵肠挂肚的人。

这是个难受而又让人兴奋的夜晚。胭脂在卫生间里把自己关了很久，才穿着秦太太的睡衣出来。秦太太已躺在那张大床的一侧，看着她笑了笑，拍了拍边上的枕头。胭脂一声不响地躺下去，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。两个女人并排躺着，在被子里一动不动，如同太平间里两具僵硬了的女尸。睡到后半夜的时候，胭脂忽然在黑暗中下床，钻进地板上秦树基的被窝里。她是那样的狂热而不可抑止。

秦树基说，轻点。

胭脂说，我就是她要她听见。

静安寺路的每天都静得像个处女。秦树基在那里给胭脂租了套公寓，但他来留宿的日子越来越少，每次都是来去匆匆，留下他的激情与那种欲言又止的目光。有一天下午，胭脂忽然说，你玩厌了，我可以走。

秦树基抱紧她，贴着她耳朵，好久才说，我得赚钱，得维持这个家。

这是你的家吗？胭脂在他怀里仰起脸，直视着他。

秦树基用力一点头，说，是。

胭脂缓缓地挣脱他的怀抱，背过身去抱紧自己，寂寞与忧伤一下子那么地深入骨髓。

男人都是这样的。说这话的是隔壁的林小姐。她是大东洋行经理养的外室，一做起头的时候，她对胭脂说抓不住男人的心，就抓紧他们的荷包。胭脂说她不要钱，再说秦树基也不是有钱的人。林小姐撇了撇嘴，一扭脸不再看胭脂，用眼睛丢下一句话——做了婊子还立什么牌坊。

当天晚上，胭脂在西餐馆里一见秦树基就干脆地说，我不要住在那里，我不要跟那些姨太太、小老婆住在一幢楼里，我也不要你为我那么辛苦地去赚钱。

秦树基点了点头，说，这几天画廊有点事，等忙过这阵儿再说吧。

除了在美专教书，秦树基还在四马路上与朋友合开了一家画廊。胭脂去过那家画廊，也见过那位叫阿四的朋友。阿四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，戴着眼镜，笑起来一团和气。胭脂那次去，是帮秦树基带个口信，说刘先生的画不肯转手了。胭脂看到阿四脸上转瞬收敛的笑容，不禁心想，这笔生意对他们一定很重要。那天晚上，牛排还没吃完，秦树基就牵着胭脂的手，非要带她上百乐门去跳舞，他们回到静安寺路的公寓已是深夜。秦树基一进门就抱住她，那样的急切，那样的激荡。

这是个有点特别的夜晚。他们在沙发上做爱，又到卫生间的浴缸里，再到床上，就像生离死别一样。胭脂用整个人钩住他，就像吊在秋千架上。胭脂在荡漾中耳语：我就是要这样死死缠住你。但说完就马上想起了他的妻子，好像这个文静女人此刻正在黑暗中静静地注视着他们。胭脂每次都有这样的感觉，总感到黑暗中的一双眼睛，这让她既亢奋又沮丧。

第二天一早，秦树基没跟往常一样匆匆离去。穿戴整齐后，他在床边坐下来，轻轻揭开盖在胭脂身上的被子，让她的身体呈现在隐约的晨光中，就像在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，秦树基出神地看着。胭脂一动不动地侧身躺着，直到听见他深长的呼吸声，才忍不住翻过身来，一笑，伸手张开怀抱。秦树基愣了愣，连同被子一起把胭脂抱进怀里，抱歉地说，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

这个早晨之后，秦树基就像一颗露水一样消失了。胭脂一无所知，她上百货公司买了一斤毛线，给秦树基织完一条围巾后，又去买了两斤，开始给他织毛衣。画廊老板阿四就是在这个时候造访的，他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客人。胭脂忽然有种预感，却不敢多想，呆呆地看着他。阿四犹豫了一下，不说话，掏出三十块大洋放在桌上，捂着嘴巴咳了两声后转身离去。

胭脂说，等等。

留步，留步。阿四连连摆手，走得就像在逃。

胭脂披了件毛衣，慌忙冲下楼。她坐一辆人力车来到上海美专，又坐着人力车去了美专的宿舍。最后，她用两条腿一直走到四马路上的画廊。这是她所知道的唯一跟秦树基有关的三个地方。可是，画廊的大门上贴着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封条，秦树基宿舍的门上也一样。在美专的大门口，门房摇着脑袋反复只说三个字：不知道。

三个月后，房东第三次来催讨房租，胭脂决定回家。她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那只紫藤衣箱，把更多的东西留在屋里。最后，她从墙上摘下她的一幅肖像，放在衣箱的

最上面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，秦树基站在河对岸画的。胭脂坐在她家铺子的后窗边，出神地望着这个画画的男人。这是她第一次发觉自己是如此的美丽与安宁。

三

婚后的胭脂保留了上海短暂生活的习惯，每天起床都要用热水蒸脸。这是从林小姐那里学来的。林小姐为的是美容，胭脂却发现窒息的热气能让人更快地清醒。她把一块毛巾盖在头上，再把脸埋在脸盆里，俯身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一直等到脸上感觉不到热度，才换一盆凉水，把脸仔仔细细地洗上两遍。

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日本兵来的那天。那天清晨，一架飞机出现在斜塘镇的上空。人们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，都被那刺耳的轰鸣声吓坏了，同时又新奇无比，捂着耳朵涌到街上，孩子们呼喊着追着飞机一路奔跑。飞机在天空绕了个弯，像鸟一样拉下一坨屎来。随着这坨屎，轰的一声，镇上所有的玻璃都应声而碎。

那个时候胭脂正在蒸脸，脸盆里忽然溅起的热气烫得她哇地叫了一声，但她的叫声淹没在巨大的爆炸声里，就连自己都没听到。天空在几分钟后归于平静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，大街上却杂乱不堪。爆炸带来的恐惧让人四散奔跑，就像一群没了脑袋的苍蝇。胭脂站在街上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的酱香，一下想起来早饭还没吃呢。这时，唐家酱园的伙计本良仓皇地奔跑在人群中，他的大褂上沾满了泥土与酱汁，就像凝固的血。他看见站着的胭脂，迟疑了一下，站住了，对她说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胭脂目瞪口呆地看着唐家的这个伙计。本良指着浓烟滚滚的方向，就流下泪来。他说轰的一下，老爷没了，酱园也没了，就剩下一个坑。本良说着，比画着，见宝生这时从铺子里出来，忽然一拍大腿，说这叫我怎么跟少爷交代？说完，他扭头就跑，跑了两步回来，看着宝生，又说，胡师傅，你得给我们老爷准备寿衣了。

胭脂看着酱园的方向，风正把那边的浓烟往四下吹散，天色一下变得暗淡而昏沉。

回屋去，别站街上了。宝生拉着她进屋后，回头看了眼空无一人的大街，说，我得去趟唐家。

唐家老爷死得尸骨无存，放入棺材的是宝生精心赶制的一身寿衣。出殡那天，刚刚驻守进来的日军队长不辞辛劳，率人亲自赶到了唐家大宅。他不光在牌位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，还把一张委任状交到唐少爷手里。队长一点头，翻译官大声对众人宣布，从现在起，这位就是你们斜塘镇的商会与维持会会长。说完，他又凑到唐少爷耳边，小声说，这是皇军给你的补偿，识抬举才能过日子。

唐少爷脸色惨白，捧着委任状茫然地看看日军队长，又看看翻译官。事后，他对参加葬礼的亲友们说，日本人还是讲礼数的。

你这是认贼作父。唐家的一位长辈老泪纵横。

你嫌我爸死了还不够，你这是想我们唐家后继无人。说完，唐少爷再也不看那位长辈，他拿起一杯酒，一桌一桌地敬。唐少爷很快就烂醉如泥，他在倒地前一刻，拉住伙计本良，嚷着，酒，给他们上酒。

没人劝得住唐少爷，他吐了又喝，喝了又吐；他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直到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。唐少爷像死了一样在床上躺了三天，这吓坏了唐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。第四天，唐少爷忽然起床了，像是换了个人一样，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悲伤，相反，显得神采奕奕。他站在厅堂前看着众人说，我得去商会到任了。没有人接他的话，唐少爷正了正帽子，走到门口，回过身又看着众人，他看到所有的眼睛都像苍蝇一样叮在他脸上。唐少爷笑了笑，两手一摊，说，老爷去了，我得活下去，是不是？

这天，宝生前脚一走，唐少爷拿着一件黄呢军服走进裁缝铺。他说衣服太大了，让胭脂马上改一改。唐少爷一拍军服，说，穿上这身皮，我就是你们说的汉奸了。

胭脂说，你还是唐家的大少爷。

不，该是老爷了。唐少爷说着，跟往常一样坐下来，看着胭脂沏茶，他忽然说起了死去的父亲，日本人那天是去炸县城的，却飞到了镇上，把唐家的酱园当成了国军的营房。他问胭脂，你说，明明一个酱园，怎么从天上看下来就成了军营呢？

胭脂说，那都是命。

唐少爷点了点头，说，想不到飞机在天上都会迷路。

说着，他站起来，张开双臂。胭脂一愣，问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
总得给我量一下尺寸吧。

用不着，你们家谁的尺寸我不知道。

可我就喜欢你在我跟前忙前忙后。

胭脂不吱声，把军服铺开在案板上，就着尺子，用一块划粉在上面勾勾画画。

唐少爷垂下手，说，这可不行。

放心，做坏了我赔你。

我是说你。唐少爷看着她的脸，认真地说，胭脂，你这么漂亮是要出事的。

你得叫我胡太太，或者胡师母。

唐少爷笑了笑，说，说真的，你没听说日本人在县城都干了什么吗？

干什么了？胭脂一下抬起了头。

什么都干，尤其见不得漂亮的女人，日本人比畜生都不如。唐少爷说，你得拿把煤灰抹脸上，旗袍也得换了，找几件破褂子穿上。

胭脂一笑，说，还是留着煤灰让你那两房太太去抹吧。

唐少爷盯着胭脂，说，我是说正经的，我可不想让日本人把你怎么了。

胭脂说，就算日本人把我怎么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
唐少爷愣了愣，说，你怎么就不知道我的心呢。

我为什么要知道？胭脂白了他一眼，一剪刀下去，就把军服裁开。

事实上，胭脂更担心的是铺子里的生意。人们热衷于囤积粮食、布匹与棉花，就是不做衣服。大街上冷冷清清的，但店铺还得开张。唐少爷不光把布告贴在了每条街口，还带着人上每间铺子里亲自交代，为了显示大东亚共荣的景象，就是没生意，也得把铺子的门敞开着。唐少爷说得很清楚，这是给日本人撑门面。

胭脂已经剪掉了一头长发，她穿了件宝生的旧大褂，像个小伙计一样望着铺子外面的大街。胭脂的意思既然铺子不能关门，那就只能改行。既然人们都在抢购棉布，那就索性卖棉布，我们卖东洋的棉布总行了吧？可宝生想到的是他的师傅兼岳父，这铺子可是他老人家一辈子的心血。胭脂说，可世道变了。

宝生说，这年头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。

不偷不抢，怕什么呢？胭脂说，你没见物价天天在涨吗？今天是联银券，明天就成了中储券，到头来还不如一张草纸。

宝生不说话了，看着胭脂。他发现剪掉了头发后的妻子是那样的陌生。

中秋来临的时候，宝生在裁缝铺里加了两个柜台，他把一面旗子挂在门口，上面写着两个字“绸布”。按照规矩，这得放鞭炮，摆酒席，怎么说也是喜庆的事，可日本人严禁燃放烟花爆竹。任何混同于枪声的声音在斜塘镇上都是被禁止的。可以说，泰顺裁缝铺是在不动声色中做起棉布生意来的。

四

冬天的雾都是在深夜凝聚，沿着河面上弥漫过来。祥符荡里的水匪就是在这样一天夜里悄然而至。他们分乘两条木船，一来就把镇上的几家商铺砸开。朱七的手下一脚踹开泰顺裁缝铺的大门。这是胭脂第一次面对水匪，她头发凌乱、衣衫不整，而且惊恐万分。朱七把油灯举到胭脂面前，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。朱七的眼神就像一把锋利的刀。他扭头对宝生说，你娶了个美人。宝生不敢说话。他一点一点地用身子挡到胭脂面前。朱七笑了笑，回头对手下又说，比她妈要来得漂亮。

手下发出几声并不爽朗的笑声。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，老大好色，但老大从来不会为了女人误事，还是该抢的抢，该砸的砸。临走的时候，朱七拍了拍宝生的脸颊，让他记着给全镇的铺子捎句话——别忘了孝敬荡里的兄弟，日本人有枪，他朱七手里提的也不是烧火棍。朱七说完，再也没有看胭脂一眼，带着手下转眼就消失在黑夜里。但胭脂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。

水匪们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船过镇东栅口时，朱七要拿点颜色给斜塘镇上的人们看看，他一声令下，让兄弟们一起向驻在栅口的日本兵开火。枪声像爆豆一样响彻浓雾中，朱七坐在船头往河里吐了口唾沫，×他×的东洋乌龟。随后一挥手，说，扯帆，喝酒去。

作为报复，第二天日本兵倾巢出动，他们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，把街上的人都赶到了秀水小学的操场上。日军队长跨上一只弹药箱，对着吓坏了的人们感到非

常满意。他点了点头，朝唐少爷一挥手。

唐少爷指着场地上的一堆铲子，扯起嗓子喊，皇军这是请大伙帮忙来了。唐少爷说挖好坑，就没事了。人群中起了一点动静，但是没人站出来，大家都在面面相觑。唐少爷有点不耐烦了，拿起一把铲子走到本良跟前，往他手里一塞，说，你来，带个头，挖完就没事了。

十三个男人开始在操场上挖坑，他们一脸茫然，一边挖，一边不时扭头看着四周端着步枪的日本士兵。本良忽然想起来了，说，日本人这是要做茅坑呢。可他马上又将信将疑，问，他们能拉这么多的屎吗？

你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快挖！

中午的太阳苍白无力，日本兵打开罐头，跟十三个男人一起吃起来。胭脂挤在人群中不敢动，她听到许多人的肚子发出咕咕的声音，就用力往下吞了口口水。她还听到有人在懊恼，那人说要是知道能吃上日本罐头，他早去帮着挖坑了。

唐少爷吃着罐头里的牛肉，得意洋洋地对本良说，这是日本牛肉，这回让你们开洋荤了。

本良连连点头，说，少爷，说心里话，比酱菜有嚼头。

饭后，日军队长背着手把十三个男人依次审视了一遍，拉起本良，笑着咕噜了一句，就一把将他推到坑里。

本良爬了几次都没爬上来，他涨红着脸骂了声×你×的。日军队长笑着将他一把提上来，用手拍掉他头上的土，然后脱掉军服，一直脱到赤膊为止。日军队长寒风中一伸手，士兵递上一把军刀。本良一下子有点明白了，想逃，可早已被按住。本良在地上就像一摊泥，他的眼睛绝望地掠过众人，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唐少爷，张开嘴巴却怎么也出不了声。说话的是唐少爷，他的脚软得不行，才张开嘴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唐少爷的声音就像在哭，他说，太君，太君，你这是干吗呢？

酱园伙计本良是这天中午第一个被砍头的。太阳明晃晃地照着，日军队长换了四把军刀砍下十三颗脑袋。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，在最后一个脖子上一连砍了四刀，才把脑袋砍下来。

此后，秀水小学的操场阴魂不散，一到晚上一个个无头的男人随风飘荡，他们呜咽着到处碰撞，满世界地在寻找他们的脑袋。而活着的人一个个胆战心惊，斜塘镇上的很多人都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，他们在病中做着同样的梦，并且常常被噩梦同时惊醒。大病之后的胭脂脸色苍白，她整天坐在铺子里，却更像是一个影子贴在黑暗中。这让宝生很不放心，走到码头又重新回来，放下褡裢，说算了，还是不去。胭脂不说话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丈夫。那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，只有女人才有这样的目光，能把人看得坐立不安，无地自容。宝生重新背起褡裢，说，那好，那你自个儿要多当心着点。

胭脂点了点头。

宝生走后的第四天，船工打扮的水匪老莫气喘吁吁地闯进裁缝铺，他把那个灰

布褡裢放在柜台上，一开口就说胡掌柜出事了。宝生是在进货回来的途中遇上朱七的，船在祥符荡中无处可逃。老莫带来了水匪朱七的话。朱七说他会留着胡掌柜，像贵客一样把他供在祥符荡里。老莫怕胭脂不明白，走下台阶了，又回头说，你得自己赎人去，别找那些中介人，朱七烦这个。

胭脂不说话，扶着门框，她一下回想起朱七像刀一样的眼神，但她却并不觉得怎么害怕。快到打烊的时候，整条街上都知道裁缝铺里出的事。胭脂拿着首饰与房契坐在当铺的账房里。大掌柜摘下眼镜，用衣襟擦了很久后才摇着脑袋，说，房产不行，这年头，房子还不如一颗炸弹，轰的一声就没了。

胭脂说，我这是去救命。

大掌柜还是摇头，叹息道，人命不值钱啊。

胭脂说，你就当行行好吧。

大掌柜不再开口，戴上眼镜，端起茶盅。端茶的意思就是送客。

当天晚上，胭脂对着油灯呆坐在案板前时，唐少爷提着一包大洋敲开了裁缝铺的大门。他随手关上门后，对胭脂说，你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胭脂看了他好一会儿，问这算什么意思。小包裹被随手搁在案板上，发出银圆清脆的响声。唐少爷反问她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
胭脂说，这些钱，能让你再娶一房姨太太了。

唐少爷笑了笑，说，两年前我就让人来提过亲，知道你爸是怎么说的吗？

胭脂摇了摇头，说，不知道。

唐少爷说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
胭脂说，我爸是个有骨气的人，他不会让女儿去给人当小老婆的。

唐少爷说，你这是在骂我，我知道，你们都在背地里骂我。

胭脂说，我干吗要骂你？

要是日本人早来两年，我肯定把你娶进门了。唐少爷叹了口气，说，我娶了你，今天就不会是这样子。

胭脂犹豫了一下，拿起案板上的那包钱，在手里掂了掂，说，你可真舍得花钱啊。

唐少爷笑了，说，那要看花在什么地方。

胭脂眼光流转，还在掂着那包银圆，这些钱是一晚上？还是一辈子？

唐少爷说，别说得这么难听嘛，我这是帮你来了。

帮我？胭脂说着站起来，转身慢吞吞地走进里屋。过了很久，她的声音从门帘后面传来，那你还等什么？

五

祥符荡的苍茫就像是海洋，无边无际，却又波澜不惊。老莫载着胭脂换乘了两

条小舟，才被人带上一个长满芦苇的湖滩。此时的芦苇都已枯萎，毫无生机地在风中沙沙作响。朱七穿着一件缎面的长衫，外面披了件黑呢大衣，手里托着一个水烟壶。他站在芦苇棚下，就像一个富裕的地主站在他的土地上，看着胭脂一直被领到跟前。朱七说，你怎么打扮得像个男人？

胭脂在下船的一刻就恍惚了，不知置身何处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像惊醒一样，举起手里装着钱的小包裹，说，我是来赎人的。

朱七点了点头，抬手一指不远处的船屋。

推开船屋的门，胭脂发现这是水匪们的库房，但更像是一家杂货铺，里面应有尽有。在来的路上，她都觉得宝生应该被五花大绑着，跟所有的肉票一样，蒙着眼睛，嘴里塞着破布。但是没有。宝生坐在一盏明亮的汽油灯前，正一针一线地在一块粉绿的雪纺上缝制。灯光把他巨大的侧影投掷在墙上。

想不到他还有心思做针线。胭脂走近才看清，他缝制的是一件无袖的旗袍。宝生抬起头来，脸上有一种欲哭的表情，但转瞬即逝。他把目光投到了她身后。

朱七不知何时已站在胭脂身后。他问，多少了？

宝生说，已经夏天了。

朱七点了点头，说，不用急，慢慢来吧。

胭脂不动声色地盯着宝生看。宝生却垂下眼睑，故作镇静地穿针引线，可是手不听话，针一下扎进虎口，一滴鲜红的血梅花一样在粉绿的雪纺上绽放开来。但刺痛的像是胭脂，她一下扭头，直视朱七。朱七笑了笑，对宝生说，告诉她，你在干什么。宝生低着脑袋，纹丝不动。朱七缓缓吐出一口烟，又说，你聋了？

宝生这才抬起头来，木然地看着胭脂，喃喃地说，这是你的嫁衣。

当天晚上，胭脂就跟朱七上了床。每个来到这里的女人，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，都得跟朱七睡觉，然后是他的手下们，再然后换乘两条小舟被送回来的地方，带着她们要赎的人或是货。这是水匪们的规矩。用朱七的话说这叫雁过拔毛。然而，这次不一样。朱七在翻身下来后，表现出异常的温情与缠绵。他抱住胭脂，一只手臂枕在她身下，另一只手张开五指插进她的短发中，一下一下地梳理着。朱七贴在胭脂的耳边说，我要娶你。胭脂却像睡着了。朱七摇了摇她，又说了一遍，听见没有，我要娶你当老婆。胭脂这才睁开眼睛，看着他，不说话。她的眼中似有泪光在闪动。朱七叹了口气，头发里的那只手滑到了她脖子上，在那里轻轻地揉捏着。他闭上眼睛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，你总不会是想等当上了寡妇才肯嫁给我吧？

一个月后，一年四季十八件旗袍并排挂在库房里。朱七像个将军检阅他的士兵一样看完后，转身对宝生说，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宝生没挪步，而是扭头望着站在门口的胭脂。胭脂裹在一件黑呢大衣里，阳光贴着湖面反射进来，照在她脸上，晃晃悠悠的。朱七又说，你的货都在船上了。宝生还是没动，他眯起眼睛，似乎竭力想在胭脂脸上找出点什么来。朱七扬手在屋里虚指一圈，继续说，这里能拿多少，你

尽管拿。

他是不想走了，他想一辈子留在这里。胭脂忽然开口了，她慢悠悠地说着，裹紧大衣向门外走去。

那就在湖边搭个裁缝铺，给那些落水鬼做寿衣去。朱七的笑声从她身后传来。

胭脂靠在门框上，看着宝生从里面出来，他弓着身子走得既急切又缓慢，像是这十八件旗袍已经耗尽了ta一生的精力。胭脂慢慢从大衣里伸出手，把那包钱递到宝生跟前。胭脂说回去，好好过日子。宝生张了张嘴，他看到胭脂眼里有种雾霭般苍凉的颜色，不禁哆嗦了一下，不由自主地接过钱去。胭脂忽然笑了笑，又说，没什么的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

宝生点了点头，最后看了胭脂一眼，朝着停船的湖边走去。

这时，朱七背着双手出来，看着宝生的背影，对胭脂说，我看过黄历了，大后天就是个好日子，宜嫁娶。

可是三天后，比婚礼来得更早的是日本兵。宝生一到镇上就捧着那包钱去找了唐少爷，再由唐少爷领着走进日本人驻扎的秀水小学。为了救回妻子，宝生什么都顾不上了。此时已是黄昏，一路上残阳如血，宝生的脸却像死人一样苍白。他紧咬着嘴唇，可等见到门口站着的哨兵，嘴角还是忍不住抽搐起来。唐少爷拍了他一巴掌，说，怕什么？把腰板挺起来。

宝生一把拉住唐少爷的衣袖，小心翼翼地问，日本人真肯为我出手？

太君。唐少爷说，记住，得叫太君。

太君。宝生用力一点头，说，可要是太君不管怎么办？

唐少爷不高兴了，说，那你回去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

宝生想了想，说，我不回去，拼了命我都得把她救回来。

唐少爷笑了，说，那还磨蹭什么？进去吧。

其实，宝生根本没见到日军的队长，一进秀水小学的大门，他就被带进一间屋子关了起来。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，宝生心急如焚，但不敢叫，也不敢动，他忽然想起埋在操场下面那十三个男人，心像一下子被一只手捏住了，气都喘不上来。宝生沿着墙角滑坐下去，蜷缩在那里睁大了眼睛。

天还没有亮，一个日本兵忽然打开门，唐少爷举着手电筒随后进来，一挥手，说，走吧。

宝生的眼睛酸得要命，看着他，说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害我。

谁有工夫害你？唐少爷又挥了下手，说，快点，太君等着你带路呢。

宝生跟着唐少爷尾随一队日本兵登上小火轮。晨雾还未散尽，船已经沿着十里港开进了祥符荡。唐少爷在船上忽然问宝生，知道我是怎么跟太君说的？宝生摇了摇头。唐少爷笑眯眯地说，我说游击队是恨我当汉奸，这才绑了我的三姨太。

宝生一下跳起来，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？

唐少爷赶紧说，轻点，我不说游击队，太君能这么兴师动众？